



學者論衡

鄭赤琰

九西補選已迫在眉睫，建制派及「泛民」候選人也爭着「告急」，希望用此催票，怕支持自己的選民沒投票而斷送了他們的前程。本文雖算不上為誰拉票，但卻抱着一個目的：為香港的安定繁榮與維護「一國兩制」的大義旗幟下，就其中三個候選人長期以來的政治紀錄，或是他／她的社會服務紀錄，作為衡量他們應不應當選的尺度，在此競選最後關頭，給九西選民作出論述，好讓他們能好好用自己手上的一票，選出一個有助香港安定繁榮與能好好實踐「一國兩制」的立法會議員。

### 背棄港人福祉不值一投

首先，作者以自己研究政治學的學者身分，經過40年觀察與研究香港参政人士的一舉一動，其中最留意的是幾位最活躍的立法會議員，他們之中有「泛民」一邊的議員，也有建制派一邊的議員。其中也包括了今次參與九西補選的李卓人，以他在政壇的言行

觀察所得，可說是他早應該隱身退出政壇，不應該再留下來行走政界，正所謂：「達則兼善天下」，否則便應退下去「獨善其身」！

作者很早就留意到在「泛民」的政治綱領中，民主、自由、人權的主張，很正規，不會錯，何況《基本法》條文中也多方寫明「一國兩制」的原則，就是不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回歸前，港英政府沒認可的民選議會制度，在《基本法》條文中也認可了特區立法會在97後開始分成「直選議員」與「功能界別議員」兩種，第十八條更寫明「循序漸進」根據實際情況的原則最終達到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其他如司法制度不變，行政管理也由「港人治港」，其他一切自由包括結社、言論等等，都遠比港英時代更開放！

可是打着「自由民主人權」旗號的「泛民」議員一再唱衰97後香港和內地的政治狀況，可是內地的情況不但不如他們預期，反而是國家全力發展，目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他社會發展中脫貧的紀錄更是舉世

公認的奇跡。

但「泛民」大員口中的香港與國家仍是一無是處，在這批「泛民」大員中李卓人是其中表表者，也被社會廣泛視為「反中亂港」的一員，可說是所有遊行示威大小都有他的份。回歸二十年來，香港並非他們口中說的一無是處，反而是堅持「一國兩制」與安定繁榮，全港上下一心，卓有成就。作為有良知的參政者，本應該為自己的失言失行向社會謝罪，自行告退，其他不少「泛民」大員已知失言失行自行消失，而李卓人卻死不悔改，留下來糾纏不清！這樣的政客值得九西選民選他嗎？為「一國兩制」的福祉着想，讓他在這次補選來個「滑鐵盧」！

其次，李卓人一向以領導工會自命，但他帶領的工會表現，為工人福利乏善可陳，倒是發動工人參與遊行示威的紀錄「卓有成就」！其帶領的一次工業行動是「九號碼頭罷工事件」，據碼頭公司解釋早已外判僱員公司負責聘用工人的職責，但李帶領工人不問青紅皂白，找上公司糾纏不休，把工人要

求改善待遇的問題節外生枝，惡性政治化，給人的印象是利用工人做他的政治風頭，如此領導工會是求福利不是破壞繁榮有餘，單憑這種紀錄，便不該選他入議會！

### 與「港獨」勾連令人憂慮

再次，李卓人自「佔中」以來，便與「自決」與「港獨」勢力已結上了層層關係，這次劉小麗不獲確認參選資格，他事前已作好「Plan B」上陣的準備，而且還高調向劉小麗的支持者埋堆；至於其他一眾「自決派」青年更是自動歸隊，不派候選人與李爭選，正是表明把李當成了他們的政治「同路人」，儘管李不認自己是「港獨」分子，但「港獨」勢力出面支持他，這又算是哪一類的「港獨人」呢？選民心裏應該有分寸了！說到馮檢基，以他自己的說法，他早已被「泛民」邊緣化，這次補選更因為不滿「泛民」對他不公不義，因而忿而以個人名義出選，大有「你不仁在先，我不義在後」的

憤慨。《孫子兵法》有云：不能因怒而戰，選舉之戰也然，最怕的是給選民看到你的參選是為了自己報復而來，試想誰又會甘當你報仇的卒子！

其實馮自參政以來早已深耕，「服務街坊」為其主要政綱，長期以來，支持他的街坊也不乏其人，如果他能老早把自己的注意力與自己的努力和「泛民」其他「大佬黨」分道揚鑣，就不會落得今天被人「邊緣化」的後果！像馮這樣的候選人只能說是靠「同情票」，能靠「支持票」而勝選的機會，幾希！

最後說到陳凱欣，她既然打正政綱要全力服務街坊福祉，而且也打正旗鼓支持「一國兩制」與維護安定繁榮，那怕她以政壇新丁現身，但她的社會工作參與已有很出色的紀錄，就憑她能得到建制派一致支持，便可投她一個「信任票」了！

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補選候選人尚有：伍迪希、曾麗文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 九龍西補選反對派「鬼打鬼」

還剩不足一個禮拜，便是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投票日。不諱言的說，代表反對派參選的工黨李卓

人，選情可謂險峻。上次姚松炎一對一的情況下，尚且輸了給民建聯的鄭泳舜，今次補選反對派還要出現內訌，馮檢基憑着反對派不搞「初選」的藉口參選，李卓人想贏自然變得更艱難。可是說得白一點，李卓人弄到今時今日的局面，實在有點各由自取。

有反對派批評馮檢基出來搞局，乃是志在鏢票。雖這是陰謀論，但是客觀事實上來看，基哥確實有鏢票的可能。可是不論基哥參選的真正動機是什麼，如果反對派一開始搞「初選」，基哥哪有藉口參選呢？又有反對派說，「初選」從來不是選後備人選（「Plan B」），那為何不選「Plan A」？反正反對派講的所謂政治倫理，本來便沒什麼代表性，如果選民肯接受那一套，劉小麗也肯定做到「Plan A」。

當然，如果反對派舉行「初選」，而基哥又參選的話，李卓人分分鐘無機會做「Plan B」。因為馮檢基在深水埗盤踞多年，爛船都有三斤釘，李卓人則是空降，他代表的工黨過去在九龍西也缺乏椿腳，真是舉行「初選」的話，基哥即使贏不到劉小麗，做「Plan B」倒是沒有懸念。照道理而言，讓馮檢基代表反對派出選，本來也沒什麼問題，唯一不找基哥的合理解釋，便是有人有私心。因為明眼人都猜到，劉小麗好大機會取不到參選資格，而她之所以被DQ，也只能怪其本人短視。看劉小麗旗下的「小麗民主教室」成員，本來大部分都是「本土派」口中的「左膠」，但是早兩年「本土派」冒起得很快，於是他們便跟黃之鋒的「香港眾志」一樣，提出所謂的「自決」主張，意圖贏取部分支持本土的年輕人選票。

事實上，他們所謂的「自決」主張，本身便是充滿着政治計算。他們眼看

「本土派」有人宣揚「港獨」，但又怕自己表明支持「港獨」，將違反《基本法》和現行法

例的煽動罪，於是口頭上聲稱自己反對「港獨」，實際上則主張蘊含「港獨」選項的「自決」。此種行為，便是粵語俚語的「鑽法律罅」，或者大陸網絡所講的「打擦邊球」。

然而，自從「香港眾志」周庭在上次3·11補選被DQ後，相信劉小麗都已猜到，自己也難逃被DQ的厄運，所以她一邊剝走過去主張「自決」的網上資訊，另一邊則鋪定後路，找李卓人做「欽點」接班人，並且連同她的「小麗民主教室」一起加入工黨。其真正的目的，便是李卓人假若成功當選的話，便能讓自己和她的手下擔任李卓人的議員助理。

如此做法，其實跟「香港眾志」周庭在上次3·11補選被DQ之後，「欽點」區諾軒成為他們的「Plan B」，然後在他當選之後，再拿聘請議員助理的公帑，養活「香港眾志」的人，是同樣原理。對於工黨和李卓人而言，他們跟劉小麗合作，也是「一家便宜兩家着」，因為李卓人已在2016年輸掉了選舉，而工黨在立法會只剩下一席，他們在九龍西亦無地椿和地盤，若能借劉小麗被DQ，取得補選一席，自然是一件好事。

可惜他們千算萬算，還是阻不到馮檢基出來搞局，現在他們唯一能做的事，便只能抹黑馮檢基鏢票，以及出動兵兵策略，呼籲反對派支持者含淚投票。可笑的是，李卓人和劉小麗天天呼籲支持者團結，希望他們「顧全大局」，但他們真是「顧全大局」的話，為何現在不立即宣布退選，改為呼籲選民支持馮檢基呢？說到底，不論李卓人、劉小麗，還是馮檢基，都不過是各懷鬼胎而已。

立法會九龍西地方選區補選參選人尚有：伍迪希、曾麗文和陳凱欣

時事評論員



兩岸關係

鄧飛

台灣的「九合一」選舉在即，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聲勢浩大，民意支持遠超對手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形成一股所謂的「韓流」。這邊廂，引得民進黨支持者也不得不借用金馬獎頒獎禮上，導演傅榆的相關發言，試圖煽起所謂的「台獨」悲情意識，挽救明顯處於劣勢的選情。那邊廂，國民黨一眾大佬們對着出乎意料的「韓流」，表現得態度曖昧。黨主席吳敦義南下高雄助選，忽然冒出一句侮辱民進黨籍高雄前市長陳菊的話來，在選前的非常時期，這位素來老成持重的黨主席突然說出這麼一句輕佻語，是因勝券在握而失態失言，還是擔心「韓流」會重演成當年李登輝時代的「宋楚瑜效應」，實在耐人尋味。

### 有助遲滯「法理台獨」？

不過，任何關心中國統一大業的人士，都應該從兩岸關係發展的這個大局角度，來看待這場選舉中「韓流」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衝擊，而不僅僅糾纏在花絮式的細節。海峡两岸如果能加快走向和平統一，這固然是全球華人樂見之盛舉。但要實事求是地看問題，這個局面在非常短期之內難有實現

的可能性。因此，政治總是退而求次佳之選，放到台海問題上，這個次佳之選當然是盡一切力量阻止台灣走向「獨立」，同時讓大陸可以贏得更多時間深化改革開放，厚植實力。

因此，一個大局之間必然是：接下來的兩岸政策，是繼續依靠國民黨制衡民進黨，使其不能滑向「法理台獨」（但肯定不能阻止民進黨的各種「文化台獨」行動）？還是事實上主要靠大幅度減少乃至近乎封鎖大陸向台灣輸送經貿利益，從而令民進黨執政者無法產出任何改善經濟民生的政績，繼而打擊其民意支持度？這次選舉忽然冒出的「韓流」，純屬「黑天鵝」事件，但其最終效果能否強化前者，而毋須再依靠後者呢？

先說後者——減少經貿輸送以打擊「台獨」執政者的施政民意支持度。自陳水扁2000年參選「總統」以來，民進黨一直通過操縱社會悲情來贏得選舉，但畢竟無法靠社會悲情來贏得政績。當選之後的政績，歸根結底還是要看能否通過有效施政來改善經濟民生。一方面台灣經濟不振，年輕一代薪金長期徘徊低位且缺乏上流機會，已是人所共知的；另一方面，目前無論是全球經濟格局

，還是以大陸發展為火車頭的大中華地區發展趨勢，都充分說明了大陸發展對改善台灣經濟民生有着其他國家和地區都難以替代的牽引帶動作用。

但礙於對「台獨」意識的偏執心理，民進黨當局就是堅決否認「九二共識」，寧可放棄借助加強台海關係來解決經濟民生、累積政績民望的機會，堅持要走各種「文化台獨」、「法理台獨」的道路。大陸因此而大幅度減少向台灣輸送經貿、旅遊等往來的行動，既是針對否認「九二共識」的應有之義，也實際上對民進黨執政者的政績累積和民意支持度構成了相當的打擊。

再說前者——依靠國民黨來遲滯「法理台獨」行動。國民黨當然不會如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般高喊反「台獨」口號，甚至也不會阻止民進黨修訂學校課程、原住民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等問題上推動「文化台獨」。但在一定時間內，國民黨還是會以維護「民國憲法」和法統，以及不予大陸武力攻台的名義，來阻止民進黨和任何綠營政團以「修憲」和修訂公投法來落實「法理台獨」。但早已徹底「本土化」的中國國民黨，在面臨「台獨」民粹熾熱的社會實況下，早就不敢打正旗號反對「台獨」了，因此這個

遲滯時間不知還能持續多久。

而這次「韓流」的指標意義恰恰在於，韓國瑜嘗試了一條既可以充分利用民粹社會情緒，但又不必訴諸「台獨」的競選理念之路。簡單來講，就是「非「台獨」但仍接地氣」，而且所到之處，風靡萬千市民。因此，如果他真的當選高雄市長，那麼至少有以下的意義：

### 三重角度觀察選舉結果

第一，如果能夠高票當選，是否能夠理解為「最深綠」的高雄，民情已在執著於「台獨」悲情與渴求改善經濟民生之間的抉擇中，漸次回復理智呢？

第二，高雄市議會會有66席，目前民進黨佔有35席。如果國民黨籍的韓國瑜當選市長，但民進黨仍然佔據市議會過半數議席的話，會否深陷陷會之爭，而無法把這條「非「台獨」但仍接地氣」理念之路，轉化成促進經濟民生改善的累積政績之路呢？

第三，國民黨中央將如何看待第一、第二的局面呢？在國民黨大佬們各有盤算、黨產被民進黨政府剝奪等危機下，國民黨在未來選舉中翻盤的機會本已不高，「韓流」如

果成功，是未來翻盤的唯一驅動力與興奮劑。但如果要大佬們屈從於近乎被驅離出黨的邊緣人韓國瑜，乃至接受韓的理念作黨的主流價值理念，又萬般不願。對於國民黨中央來說，這是一個公私兩難的抉擇。

但對於筆者提到的大局來說，國民黨如果沒有足夠的議席和實力，要做到上述的「遲滯「法理台獨」行動」，根本就是有心而無力（何況這個「心」也不知能維持多久）。如果最終國民黨的大佬們取巧而捨公，堅決拒絕把「韓流」的理念正統化，那麼這個政黨就不可能為兩岸的穩定局面再有任何作用了。吳敦義失言之後，韓國瑜迅速與之切割，就算韓勝選了，實力也不足以脅地方而鼎革中央。

對於民進黨來說，防止出現上述的第一、守住上述的第二，是最為理性的政治計算。一旦韓國瑜當選後陷入高雄府會相爭的泥漿摔跤困局，不僅韓無法兌現改善經濟民生的選舉承諾，更遑論上升成為國民黨的新價值理念了。因此，上述「減少經貿輸送以打擊「台獨」執政者的施政民意支持度」策略，恐怕還要維持相當一段時期，當然還要輔之以更多的優惠政策來吸引台灣年輕人赴大陸發展。

## 法官替「佔領」行動「開綠燈」？

焦點熱議

陳立衆

就政府總部東翼前地開放與否的司法覆核案件，高等法院昨日判政府敗訴。法官判詞的理由是，政府作出了「不合比例」的限制，超出了「讓政府有效運作的所需」，違反基本法保障言論自由的內容。但這一判決無法令人信服，最為關鍵的一點在於，法官並沒有考慮到「政總前地」所存在的高安保風險，也沒有考慮到2014年「佔中」，以及其後發生的「立法會垃圾桶爆炸案」、「煙霧餅」案等對政府總部安保造成的挑戰。此外，政府總部外並非沒有示威地區，添美道行人路就一直是在作為示威區開放予公眾，無需一定必須在「政總前地」進行。所以，若按法官此次判決，日後政府總部將面臨新的風險挑戰。政府應當提出上訴，以維護「三權」中行政權的合理行使。

### 未考慮政總的安保風險

特區政府在2014年決定關閉被稱為「公民廣場」的政總東翼前地，在四周築起圍欄，同時訂下守則，禁止市民在周一至周六進入，但開放周日舉行集會，前提是要提出申請。一名「覆核常客」宣稱不滿政府限制市民的集會和表達自由，於同年入稟司法覆核。至昨日法官區慶祥作出判決。

據覆核申請人的理據，指政府全面禁止所有人在周一至周六，進入政總東翼前地行使表達自由及集會權利，而周日及公眾假期需要申請，有關限制明顯不相稱（disproportionate）。雖然行政署署長指有關限制可確保政府總部正常運作，但區慶祥法官在判詞中認同申請

人所提出，即認為政府的限制「已超出政總有效運作的所需」。法官認為，政府關閉政總東翼前地的做法，違反基本法27條，人權法案16條及17條。

法官的判決理據集中在兩點。第一，指政府「不合比例」地限制市民表達自由的權利；第二，政府錯誤理解「業權持有者」定義，無權限制市民在該處示威的權力。看到這樣的判決，許多市民會有一個強烈的疑問，即法官沒有考慮到為什麼需要限制「政總前地」的進出，而是一面倒地站在支持司法覆核申請人的立場上。

在2014年前，市民可以自由進入「政總前地」，為什麼後來需要作出限制？原因就在於，政總面臨新的安保風險。首先必須認識到，此地並非普通的「廣場」，而是政府總部及行政長官辦公室所處大樓之下，是重要的政府設施，政府必須採取適當的保安措施，以確保辦公大樓及周邊的設施能夠正常運作。一直以來，政府會不時檢討有關保安措施，包括東翼前地的使用安排，政府總部各出入口的保安安排，保安人員的整體人手需求及調配安排等，這是回應現實的需要。2014年「佔中」時政府運作有沒有受到影響？事實不容否定。

事實上，就算2014年非法「佔中」結束，政府總部外仍有不少示威人士長期集結及放置帳篷及其他物件在添美道附近一帶。雖然政府已於2015年採取執法行動，清除有關帳



篷及物件，但風險並沒有完全消除。兩個例子，一是發生立法會示威區「垃圾桶爆炸案」，二是金鐘附近有人涉嫌藏有「煙霧餅」可作非法用途被捕案。此外，直至2016年時，仍有人長期在政府總部外露營及示威，至今日亦不時見到有人在該處設置帳篷。因此，由於政府總部持續受較高保安風險威脅，東翼前地現時仍需暫停開放。這是完全合理的。

### 政總外並非無示威場地

其次，「政總前地」是否一個「必須」的場地？不開放就會嚴重限制市民表達自由的權力？事實並非如此。一個基本的事實是，雖然「政總前地」現時仍暫停開放，但東翼前地外的一段添美道行人路一直被劃為指定的公眾活動區，市民可以在該處舉行集會及向政府遞交請願信，毋需事先獲得行政署批准。此外，市民亦可以向有關部門申請，於政府總部旁的添馬公園露天劇場或中西區海濱長廊（中環段），進行公眾活動。換言之，示威者並非沒有自由示威的場地，為什麼必須到「政總前地」示威？

更何況，日前有「佔中」始作俑者公開宣稱，明年（「佔中」5周年）要再「做嘢」，這就意味着，發生新的「佔領」事件的可能性並不能被排除。如果無視政府總部所面臨的風險，而是一味支持無限放大示威者的示威場所，這並非一個合理的判決。也會嚴重限制「三權」中行政權的行使。

基於上述原因，政府應當積極考慮上訴，以確保對政府物業的應有管理權不受損害，更確保日後不會出現類似於「佔中」行為對政府運作造成的破壞。有市民評論認為，此次判決是替新一波「佔領」開了綠燈，並非沒有道理。

## 韓國瑜當選與否對兩岸關係的指標意義

”

